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十回 洪濟聞顯聖斥奸 嶧山村射妖獲偶

詩曰：知者能將義命安，營謀豈可透天關。

神明顯處威靈赫，奸黨聞時心膽寒。
事向機緣尋湊合，人從快捷方式妄躋攀。
赤繩已繫氤氳使，呆越應教巧結歡。

卻說陳少愚次日備了禮物，領著女婿到監院衙門前來。班上並巡捕各役都用到了錢，傳進帖子到棧房內。劉出來相見，領了文煥，帶著禮物到書房裡與眾人相見。那倪文煥卻也好一表人材，只見他：

丰神秀雅，氣度雍容。胸羅錦繡煥文章，眉麗江山含秀氣。虎頭燕額，功名唾手可前期；鼠顧狼行，奸險存心真叵測。不於盛世為麟鳳，甘向權門作犬鷹。

文煥與眾人一一見過禮，換了青衣等候。少頃，裡面傳點，眾人齊上堂伺候。魯太監出來坐下，眾棧房叩頭參謁過，進忠走上稟過，纔領文煥至簷前跪下。門子接上手本，起來稟拜見，魯太監道：「只行常禮罷。」文煥拜了四拜，將禮單呈上。進忠接了，擺在公案上。魯太監道：「請換了衣巾看座兒來。」文煥不敢坐，魯太監道：「就是師生也該坐的，坐下來好說話。前日也有幾個門生，都是坐著談的。」文煥纔換了衣巾告坐，呈上府考未取的文章。魯太監揭開卷子看了，道：「字跡很好，文章自然也是好的。府官兒沒眼睛，怎麼就不取？我這裡就寫書子薦你去，定要他取的。」拿過禮單來道：「秀纔錢兒艱難，不收罷。」劉道：「贊儀是該收的，就是孔夫子也是受束脩的。」魯太監道：「將就收個手卷兒罷。」進忠取上來看時，乃唐六如《漢宮春曉圖》，筆墨甚工。門子捧上茶來吃了，倪文煥謝了。魯太監命取書儀出來，遞與文煥道：「些須薄敬，拿回去買個紙筆兒罷。」文煥拜謝了。走至堂口，文煥候魯太監回進去，纔出了衙門，回到岳家，細細對少愚說了。看那書儀，卻是□兩，陳少愚□分歡喜。

過了兩日，果然府裡續取出二□名來，文煥取在第一。不日學院按臨，江都縣進了三□五名，文煥是第□。送學之日，魯太監也有賀禮，各級鋪並運司，鹽政府兩處房科都來代他插花掛紅，彩旗錦帳，極其華麗。一應請酒謝客，俱是陳少愚一力備辦。又備齊整酒席請進忠同衙門的人酬謝。文煥出來奉酒，不論長幼，一概稱為老伯，甚是恭敬。正是：

志大言高狂者儔，獨全浩氣是儒流。
堪嗟矯矯饒門彥，折節關人實可羞。
眾人飲至更深，各畜姊妹宿了。

次日辰牌方起，只聽得店門外人聲亂嚷，劉走出來看，卻是府裡的差人。見他來，便站起身來道：「劉大爺來得早呀。」劉道：「諸位有甚事？」差人道：「還是為織造的事。如今將近三個月來，府裡日日催逼，拿過兩三次的違限了。昨日又發在廳裡比，他們連睬也不睬，這是瞞不過爺的，蘇杭已拆號了，將近起身，這裡還沒些影響哩。」劉道：「本是急了，略寬一日罷。」差人道：「一刻也難寬。」劉叫陳少愚取出二□兩銀子與他們，他們那裡肯受？眾人出來，做好做歹的把他們撮弄去了，復人來同吃了早飯。劉道：「事甚緊急，須早作法，不要空使了瞎錢，到沒用哩。」眾人散去，少愚畝下進忠、劉來，道：「外日小婿的事，承二位盛情提拔，感激不盡，如今這差事還望計較。」劉道：「奈刻下監主又在安東未回，怎處？」少愚道：「此事須是求你監主計較纔好，不知幾時纔回來？」劉道：「有些時哩！令婿進了學，也該去謝謝他，或可乘機與他談談。老頭兒是個好奉承的人，見令婿遠去，自然依允。」進忠道：「此話也是，須內裡有個人提撥他纔好，老頭兒有些不撥不動哩！」劉道：「到是李融還有些靈竅。」進忠道：「那孩子有些走滾，恐拿他不定。」劉道：「他與陸士南厚，我們與他商議去。」三人起身到倉巷裡陸士南家來，小廝進去說了，出來說：「請爺少坐，家爺就出來。」

茶罷，士南出來相見，又向少愚謝道：「夜來多擾，酒吃多了，此刻頭還疼哩！」對小廝道：「快泡苦茶來吃。」進忠道：「有件事來與兄相商。少愚老丈的差事緊急，要叫他女婿往安東去走走，一則謝薦，二者求免差事，特來請教。」士南道：「好雖好，只是內裡無人提撥老頭兒。」劉道：「正為此，故來求老兄一字與尊可。」士南道：「與那個？」進忠道：「李三兒。」士南笑道：「多承抬舉，摸也沒摸著，好不決裂的孩子，雖是心腸熱，卻也拿他不定。」少愚道：「否則，另求一位也好。」士南道：「別人都不中用，還是他有些用處，須尋他個降手去纔得妥貼。如今他與徽州呆家的個小郎並卞三兒三人拜為姊妹，三人厚的狠哩！等我去尋他個引頭來。」遂叫小廝去尋做媒的高瘋子。

三人坐著閒談。士南便去取出幾串錢來，道：「我們何不擲個新快頑頑。」進忠道：「好。」遂鋪下氈條來，四人下場擲了一會，劉贏了□六兩。只見小廝領了高瘋子，一路嘻嘻呵呵笑了進來，道：「爺們得了採了，賞我個頭兒。」劉取了一百文與他，道：「拿去買酒助興，有好私窠子弄個來頑頑。」高瘋子笑道：「大路不走，到去鑽陰溝。」士南道：「你家新媳婦是個好的。」高瘋子呵呵笑道：「丫頭子到還順手，只是小伙子有些吃醋。」士南道：「你家老灰灰也未必放得過。」高瘋子道：「我家老奴纔轉是循規蹈矩的，不敢羅的哩。」劉道：「我送你兩錠雪白的銀子，把他與我略搜搜兒。」那瘋婆子笑嘻嘻的只是搶錢。士南又把打頭的錢抓了些與他，道：「你不要瘋，且幹正經事去，我們要到卞三兒家耍耍去，你先去對他說聲。你先拿一兩銀子去與他做東道，天熱，叫他不要費事，就是桌盒酒兒罷，若吳家安兒在他家，叫他畜住他，莫放他去。」那瘋婆子接了銀子，又搶些錢纔去。小廝擺上飯來吃了，又下場擲了一會，劉只贏了七兩。至申牌時，士南道：「我們去罷。」少愚道：「這事不可驟說，慢慢的引他為妙，我卻不好去得。」

四人出來，少愚回去，三人進舊城到牛祿巷，將近城邊，高瘋子早站在巷口等。三人到了，高瘋子開了門，三人進去，把門關上。卞三兒下階來，迎進房內相見，果然面若嬌花，身如弱柳，□分標緻。丫頭獻茶，士南道：「昨日安東有人來，三兒，可曾有信寄你？」卞三兒道：「沒有。」劉道：「再無沒信的。」卞三兒笑道：「花子哄你。」士南道：「他有信與我，說想你得很哩，眼都哭腫了，你還笑哩。」卞三兒道：「淡得很，好好哭怎的。你是他心上人，故此有信與你。」少刻擺上酒來，卞三兒各各奉過一巡，士南道：「安兒可曾來？」卞三兒道：「他往南京去了有二□多日，昨日纔回來，說今日要來看我哩！」

正飲酒菜，只聽得外面叩門，搖搖擺擺走進一個小官來，只見他：

桃花襯臉粉妝腮，時樣紗衣著體裁。
鼠耳獐頭狼虎性，破家害主惡奴纔。

這小官乃徽州吳守禮家一個老家人之子。那老家人名喚呆得，在揚州管總，也撰了好幾萬銀子。止生了這個兒子，取名保安，年方□六歲，教他讀書，希圖冒主人的籍貫赴考。原來徽州人家法極嚴，主人不准冒籍，恐亂宗支。這老兒遂叫他兒子交結鹽院裡的人，圖代他幫襯。誰知吳保安逐日同這班人在一處，遂習成了個流史浪子，拿著主人沒疼熱的錢任意揮灑。打聽得主人到揚州來，他便躲往南京去，恐事發覺，只等主人回去他纔回來，故此來看卞三兒。走進來一一相見，坐下。卞三兒道：「昨日多承。」保安道：「為了幾匹紗，故此多擔閣了兩日。拜匣沒好的，已托人家去帶了。」又問士南道：「李哥可曾有信來？」士南道：「前日有信的，說還有些時纔得回來。如今有件事正要著人去問他。」保安道：「幾時有人去？我也要寄個信去。」士南道：「因舍親有件事托他，把他禮也收了，如今還不見下來，事已急了。」卞三兒道：「他卻是個極好的，只是懶得很，把事不放在心上。」保安道：「他在這裡還有你陸三爺提撥他，如今在那裡沒人說，想是忘記了。」士南道：「自然是忘記了，你二人是他至交，就煩你們寫封信與他，事成時，叫我舍親送幾匹好尺頭與老三做衣服穿。」進忠道：「甚麼尺頭，折乾的好。」向袖中取出二□兩銀子，

放在桌上道：「事成之後再謝□方。」卞三兒道：「陸三爺是他至好，到叫我們寫信去。」士南道：「到底朋友不如兄妹。」保安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進忠遂將陳少愚的事說了。保安道：「這事不難，我寫信去。」遂走到房裡，拿個柬帖寫了，送與眾人看。士南道：「好詳細，老三也寫上一筆。」卞三兒笑道：「我不會寫。」向手上除下個戒指來，道：「把這戒指封在信內，他就知道了。」劉道：「好，就套在他心坎兒上。」保安把信封了著上押，交與陸士南，同入席飲酒，至更深方散。進忠就在卞三家宿了。

士南將信交與少愚，次日收拾禮物，同倪文煥起身往淮安來，一路無辭。來到淮安西門，上岸問時，魯公公已回在淮安府察院衙門住著。少愚遂將書子帶到院前打聽，見院門緊閉，悄寂無人，只有幾個巡風的。等了半日，纔見個老頭兒挑了一擔水歇在門外。少愚走上前問道：「你這水挑進院去的？」老兒道：「正是。」少愚道：「可走椽房過？」老兒道：「我直到廚房，走書房過哩。你有甚話說？」少愚便扯他到僻靜處，道：「我有個信，煩你送與椽房裡姓李的。」取出三錢銀子與他，那老兒道：「門子是老爺貼身的人，恐一時不得見。」少愚見他推卻，只得又與了二錢。老兒接了道：「午後來討信。」少愚去了。少頃，等小開門進供給，老兒纔挑水進去。

少愚領著文煥到總漕衙門前玩了一會，回下處吃了午飯，再來院前等信，只見那老兒挑著空桶往一條小巷內走，少愚跟他走到個菜園內。老兒見沒人，纔歇下桶，拿出一個小紙條兒來，遞與少愚，竟自挑上桶去了。少愚打開一看，上寫道：「知道了，明日清晨來見。」少愚看過，把紙條兒嚼爛，同文煥往酒館內飲酒。

次早，將禮物抬到院前，門上各人俱用到了錢，通報少刻開門，魯太監升常。倪文煥報門進去，當堂跪下，接上手本。魯太監道：「請起。」拉著手兒同到後堂，作揖，又呈上禮單。魯太監道：「遠勞已夠了，又費這心做甚麼？收了罷，坐下拿飯來吃。」少刻擺下兩席，文煥東道，魯太監下陪。文煥告坐，魯太監道：「禮多必詐，老實些好。請坐，我也不安席了。」遂大碗大盤的擺上看饌來，烹炮俱是內府製造，極其香美。魯太監道：「天暑遠勞，又費了盤纏，須尋件事兒處處纔好。」文煥出席，打一躬，將袖內手本緩緩取出呈上道：「他事也不敢干瀆老師，只有奔父陳少愚緞行差事，求老師青目。」魯太監便叫傳管事的來。只見兩個穿青衣的上來，魯太監將手本與他看，那人道：「這是府裡的差，老爺這裡只掛得個號兒，要免差，還要到揚州府裡去，老爺這裡不好免得。」魯太監道：「這事怎處？你須到府裡去求，我不好管。」只見旁邊走過一個門子來，道：「倪相公既冒暑遠來，老爺若不允他，未免不近情了，如今只有將這緞店歇在本衙門聽用，揚州府自不敢派他，必別派別鋪去。」魯太監道：「這也有理，叫椽房寫個條兒，用上印與倪相公。」椽房答應。少刻寫了來，上寫道：「陳少愚緞鋪，本院取用緞匹，各衙門毋得擅自派差。特示。」魯太監看過，遞與文煥。文煥起身稟謝，告別道：「天暑就回，容日再請老師安。」魯太監送到站台下就別了。

倪文煥來到門外，少愚已在院前等候。文煥將此條與他看了，少愚□分歡喜，即刻收拾下船回來。此時正值六月天氣，但見：

赤日當正午，陰雲半片無。
江河疑欲沸，草木勢將枯。
毒鬱天何厲，炎蒸氣不舒。
徵鞍揮汗雨，小艇鍛人爐。

舟中熱不可當，到了午後，西山酷日，曬得船板都烙人難坐。至寶應市門洪濟閣下，文煥道：「熱得難受，走不得了，上岸尋個宿店乘乘涼再走。」翁婿二人上岸，飯店俱不潔淨。見閣前有座廟，二人進來看時，卻是座關帝廟，殿宇寬敞，高大涼蔭，便與道士借殿上歇宿。道士道：「本廟老爺最靈，天熱恐相公們赤身露體，觸犯神聖不便，竟請到小道房裡宿罷。」文煥道：「因為熱極，殿上纔得涼快，若到你房裡住，又不如到飯店裡宿了。」文煥不容分說，便叫水手取了行李，就在殿旁掛起帳子來睡了。水手也在廊上膝地乘涼，都睡著了。至三更時，水手醒來，忽聽得人呵馬嘶之聲。坐起來看時，見廟門大開，一簇人馬自空而下，竟奔廟中來。只見：

旌旗蔽月，戈戟凝霜。絳紗籠遍地散明星，黃羅蓋半空擎紫霧。黃巾力士，肩擔令字聽傳宣；金甲神人，手捧瑤璋嘗擁護。赤兔馬嘶風蹀躞，青龍刀偃月光明。玉簡金書，威振三天稱護法；白旄黃鉞，靈通九地號降魔。雙雙玉女傍龍車，對對金童扶寶輦。

那儀仗一對對擺進廟來，嚇得那水手揮身抖顫，沒處躲，便擠到柵欄內，一團兒蹲在馬夫腳下偷看。只見那神聖纔進門來，只見一人跪下稟道：「殿上有生人困臥，請天尊駐駕。」旁邊侍從道：「甚麼人？速去拐來。」少頃，一個黃巾力士押著個老頭兒跪下道：「是江都縣生員倪文煥，拜與魯太監做門生，進了學謝薦回來，在此借宿乘涼。」神聖道：「既為聖門弟子，乃拜太監做薦主，也是個不安分的，相他後祿如何。」力士押了那老兒去了。神聖下車走上殿坐下，真個神威赫奕。但見：

藍靛包巾光赫赫，翡翠征袍花一簇。
輝煌抹額鳳穿金，玲瓏寶帶龍吞玉。
虬髯飄拂意舒徐，鳳眼光芒威整肅。
浩然正氣塞乾坤，千古英雄關壯穆。

關帝坐在殿前，力士又引那老兒跪下，道：「倪文煥後日身登黃甲，位列烏台。乃赤練村降來的一起混世妖魔。」帝君聞言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此等孽畜，不即誅戮，遺害不淺。」遂拔劍下座。旁邊一員小將跪下稟道：「請天尊息怒，此人雖係奸黨，亦由天命使然，天尊豈可違天擅殺？望天尊暫宥。」帝君忿忿納劍坐下：「叫狗廟祝來！」兩個力士去將道士捉來跪下，帝君道：「你既為廟祝，不守清規，怎麼容奸邪在此赤身裸體，污觸殿廷，是何道理？扯下去打。」道士稟道：「他是揚州的相公。因天氣炎熱，來此乘涼，弟子再三哀告，他竟不依，實是不能與他爭競。」帝君道：「且恕你初次，可對他說：『既讀聖賢書，當知義路禮門之戒，奈何屈身庵官以求進身。自此改行從善，保他前程遠大；若仍舊不端，必遭天譴。』去罷。」侍從喝退道士，帝君下殿上輦，儀仗依舊一對對擺出廟門而去。

水手忙鑽出柵欄，開了廟門看時，四顧無人。他也等不得天明，便來船上告訴，船家道：「可是見鬼！我們一些也沒有聽見。」到天明，少愚翁婿二人起來，道士便來埋怨道：「小道昨日原勸相公們不要在殿上睡，夜來神聖發怒，要破罰小道。」便把帝君言語含糊說了一遍。文煥只道他說謊，及上船來，見水手說得甚是詳細，纔心中駭然。正是：

勸君切莫把心欺，湛湛青天先已知。
若使當年能悔過，免教合族受誅夷。

陳少愚同女婿回到家中，正值差人在店中吵鬧。少愚拿出鹽政府的此條與眾人看了，同到府裡當堂驗過，府裡只得另派別家。少愚置酒在卞三兒家酬謝進忠、劉等，又送了卞三兒□兩銀子。呆保安已與進忠結為知己，日日在一處頑耍。一日正在卞三家賭錢，忽衙門內差人來喚他星夜至淮安聽差。即忙收拾登程。趕至淮安，進府參見畢，魯太監道：「今有中書汪老爺進京覆命，我沒有送得禮，你可速趕往北去送禮。」遂將禮物批文一一交與他，發了馬牌，差了四個箭手伴送。

進忠將禮物包紮停當，上了背包，辭了出來。到山陽縣要了四匹驛馬，結束做承差打扮，上了馬，竟奔山東來。一路打探得汪中書。過了徐州，在東阿縣養病，竟奔東阿來尋客店，安下行李，到院打聽。只見院門緊閉，靜悄無人，門上貼著中書科的封條，柱子上掛著面牌，上寫道：「本科抱著未痊，凡一應公文俱於東阿縣收貯，俟病痊日匯送。其餘私書等一概不許混瀆。特示。」進忠只得回寓，見縣裡甚是荒涼，遂到東平州裡尋客店住下。終日間坐無事，只得同兩個箭手郊外學箭。看看有一個多月，不見開門。

一日，射了一會箭，向村店中飲酒，吃至天晚，信步而回。正值仲冬天氣，山骨謎：木葉盡脫，滿地皆茸茸荒草。忽見一群獐從草中竄出，呆呆木木的站在路旁。進忠便乘著酒興，拈弓搭箭，拽滿了扯起一箭，正中一隻大獐腿上，回來就跑。那兩個箭手一齊放箭，也中了兩隻。三人趁勢趕來，獐子便四散跑去。三人分頭趕去，進忠因跑急了，酒湧上來，走到個大林子內，獐也不見

了，遂坐在一塊石頭上喘氣，便倒在石上睡著了。直至更深醒來，見月色明亮，起身帶了弓箭，再往前走，走到一座寺院前，進了二門，見上面有座寶塔。但只見：

五色雲中聳七層，不知何代法門興。
歸來遠客時凝望，老去山僧已倦登。
金鐸無聲風未起，寶瓶有影月初升。
忽聞梵語橫空下，疑是檀那夜看燈。

進忠走到殿上，見香火俱無，人煙寂靜，站台上光潔可愛，就如人打掃過的，映著月色，極其光潔。忠進因貪看月色，坐了一回。忽聽得有人言語，心中甚是疑惑。再細聽，卻是從塔內出來，想道：「四外無人，如何塔內有人說話？必是歹人。」沒處躲避，見站台旁有棵大柏樹，忠進便從殿角的大柱爬上去，伏在樹枝上望下。只見塔內走出三個人來，上了站台，席地而坐，一個清軀瘦骨，身穿白衫；一個高視闊步，白衣元裳；一個長面多鬚，梅花黃服。三人談笑了一會，那瘦者道：「有客無酒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？」黃衣者道：「何不聯句以消清況。」三人互相謙讓，那白衫者道：「我先放肆拋磚，幸勿噴飯。」遂先吟道：

曾向巴山嘯月明，洞庭霜落漢江清。
心神正處標仙籍，劍術傳來有道經。
楚國加冠羞下土，唐家伐叛播忠名。
□年靈異稱通臂，枯骨當時也著聲。

黃衣者吟道：

碧水丹山日日遊，蒼松翠柏自為儔。
每銜芝草供靈藥，常御雲車列□洲。
名掛東華增上壽，身依南極馭千秋。
昏昏塵世皆蕉夢，高戴皮冠笑隱侯。

元裳者贊道：「二公高纔傑作，難以續貂。既聆珠玉，不得不亂談請教。」遂吟道：

南嶽峰頭振羽衣，每從胎息見天機。
翩翩赤壁橫江過，矯矯青城帶箭飛。
兩後清溪看獨步，月明華表羨雙歸。
雲間昨夜笙簫響，嘗伴王喬與令威。

三人吟畢，互相贊羨。正自標榜，忽外面又走進□餘人來，各攜酒餚，中間擁著一人，頭戴唐巾，身穿黃裘，攜著一個少年女子走上站台。三人起身相迎，清軀者道：「令君何處獲此佳偶？」唐巾者道：「適過前村，見此女憑欄凝望，故邀來玩月，三公對此佳景，何事清淡？」元裳者笑道：「因夜深無酒，聊聯詩遣興耳。」唐巾者道：「高雅之至。倘不吝珠玉，願聞請教，或可續貂。」三人遂將前作各誦一遍。那人嘖嘖稱贊道：「清新俊逸，一洗六朝。赤壁青城，用典精確，且沉雄頗類老莊。」遂命取酒共酌。元裳者道：「令君深知詩髓，何不請教大作以壓諸卷。」那人笑道：「班門弄斧，貽笑大方。」遂吟道：

心宿凝精賦質全，化形嘗禮月中仙。
修成大道傳剛子，養得雄纔難茂先。
九尾擊時能出火，千年丹就可通天。
從來一液強多事，卻笑維摩枯寂禪。

三人齊聲贊道：「天工大匠，直壓倒元、白矣。」清軀者道：「明月滿天，佳人在座，我輩何不聯句以代催妝。」眾人齊聲道好。清軀者道：「我先放肆起。」遂首倡道：

花月可聯春，黃衣者道房櫳映玉人。
動衣香滿路，元裳者道移步襪生塵。
碧海懸金鏡，唐巾者道凌波出洛神。
元漿頗合盞，清軀者道鸞鳳日相親。

聯畢句，三人斟酒來奉道：「小弟們借花獻佛，各飲雙杯。」一人來奉唐巾者，一人便持杯來勸那女子。那女子只是俯首不接。黃衣者來強之再三，漸至褻狎，遂擠到站台口，近他身邊，雙手捧面，那女子推開手要望下跳，四人忙上前將他抗住。唐巾者道：「我因你欄邊獨坐，若有所思，故相攜至此，你若不好好依從，拿你洞中去，不怕你不成其事。」那女子聞言，便啼哭不理他。

進忠在樹上想道：「這幾個男子逼一個女人，定非善類。」一時激烈起來，取弓箭在手，將兩腿夾定樹枝，扣上箭，認定了，「嗖」的一箭，正中那戴唐巾的左臂。那人大叫一聲道：「不好，有賊。」進忠還未等他說完，「嗖」的又是一箭，射中那清軀的背上。眾人齊喊，一哄兒都跑出去了，只畝下那女子在站台上啼哭。

進忠見人去了，便爬下樹來，走到站台上。那女子見了，嚇得蹲做一團。進忠道：「不要怕，我不是歹人。你是何處人？為何同這些男子來此？」女子哭道：「奴是嶧山村人，晚間獨坐看月，被那個人拿來，昏昏沉沉，不知來到此處。我並不認得這起人。」進忠道：「你不要哭，我送你回去。」說畢，扶了女子下了站台，出廟來走到路口。

等了天明，纔見個趕腳的。進忠道：「牲口來。到嶧山村多遠？」腳夫道：「三□里。」進忠同那女子上了牲口，竟望東來。少刻到了一所村莊，腳夫道：「是了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前面山口傅家莊纔是哩。」又走了一會，到一座靠山臨水的莊子，女子道：「是了。」二人下了牲口，還過錢，到莊上女子家去。一刻，裡面走出個婆子來，請進忠到草廳上。那婆子拜謝了，備出早飯來與進忠吃。女子梳洗畢，也出來拜了四拜，謝過。進忠看了那女子，真個生得端正，迥不同夜間所見。只見：

儀容俊秀，骨格端莊。芙蓉面淺露微紅，柳葉眉淡舒嫩綠。輕盈翠袖，深籠著玉筍纖纖；搖曳湘裙，半露出金蓮窄窄。疑並落雁沉魚，何用施朱傅粉。

進忠還過禮！便要起身，婆子道：「恩人說那裡話，怎麼就要去？」進忠道：「你令媛可曾告訴你？」婆子道：「去的緣故，恩人還不知詳細哩！」進忠道：「令媛已說過了，無非是山精野怪，不必說，虧令愛福大，遇見我；若在別處，也不得回來，妖精口裡說要拿到洞中去，此後須要未晚早關門，無事休出屋。吃齋念佛真是再生的。」婆子道：「女兒自小就敬佛。」進忠堅辭要去，婆子苦奮。進忠道：「我有公事在身，不能久畝。」婆子道：「恩人不要慌，夜來女兒不見了，勞動了村前村後的人跑了一夜。今女兒承恩人救回，老身就今日草草備個酒兒酬謝恩人，並謝謝親眷莊鄰，望恩人竟坐坐。」進忠道：「實係有緊要事，不得閒，非是推托，改日再來領罷！」婆子那裡肯放，那些來看的人也來相勸，進忠只得坐下。婆子歡天喜地的去辦酒。

少刻，一個個來了，有五六□人赴席。內中雅欲不等，都來問如何相救。進忠又說了一遍。眾人稱贊說道：「這傅婆婆寡居無子，止生此女；若再不見了，性命也難保全。虧官人搭救，使他母女完聚，真是莫大的功德。」說話間擺上酒來，眾人都來與進忠把盞。進忠首坐，眾人各各坐下，到有□多席。進忠也起身一一回敬。坐下，飲過三巡，便起身要走。內中一人道：「老兄請少坐，家姨母自然備牲口奉送。」又上了一道湯，進忠堅意要去。婆子出來正欲開言，進忠稱謝道：「實不能再飲，因盛意不好固卻，今已醉飽，就要告辭。」那婆子扯住不放道：「還求恩人寬住一日，老身還有句話說哩。」進忠道：「我是官身人，何能在此住，也無甚話說。」婆子只是不放。眾人道：「老兄且請坐，自然他有甚話說。」進忠只得坐下，問道：「有甚話說就請教罷。」

婆子道：「列位高領賢親俱在此，老身已年將六□，並無子嗣，只有這個女兒。母子相依，孤寡半世，許多人家來說親，老身都不肯嫁到人家去，指望招個女婿養老。不意昨晚坐在窗下看月，被一陣狂風刮了去，不知在個甚麼廟內遇見這位官人救護，得全性命，真是重生我女兒之身。老身今有句言語，只是唐突官人，就趁列位在此，借重作個保山，願將女兒嫁與官人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」正是：

姻緣有分逢珠麗，邂逅無端會大奸。

有分教：巧言悅耳，已占下他年第一座的乾兒；令色畜情，早結下個身後解群冤的種子。

畢竟不知這人姓甚名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